

春秋

王星拱


第 二 卷 第 六 期

春 秋
論 壇

嚴防德國第二步
美國還要「硬」
最怕亡心
冰 谷
玄 一
天 佑

理想與現實

劉酒誠

自信

胡秋原

西綫不可無戰事

劉玄一

邱吉爾的智囊

王雲樵

保衛大西南的邊疆

江 鏗

秦始皇焚書問題及其影響

陳靖海

文

奴才

謝文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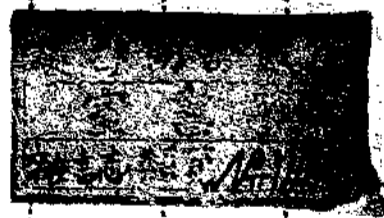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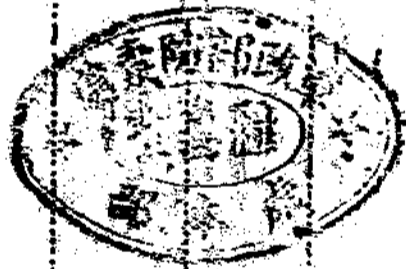
中秋節

廖可兌

藝

賞與判斷

范樂善



中 華 民 國 南 京 國 立 圖 書 館 藏 五 十 五 日 出 版

專 論

理 想 與 現 實

劉 迺 誠

近入討論社會問題，往往連帶申述理想與現實兩方面，恍若這兩個名詞是對峙的，至少於某一時間，在某一空間，現實不但是理想，理想亦不能實際實現。因理想一經實現，則實現時確已成爲事實，既成事實，則人其視之爲平常，而不復認其爲理想矣。

現實也，理想也，在論文及談話中，一般人似已用若口頭禪，而未慮其有辨明之必要。觀其使用雖極平凡，其意義亦似易於體會，但如加以界說，並徵求其精確，其困難之大，或非吾人意料所及。蓋社會科學上之多數名詞，大抵逐漸演化，即於成立之後，仍極難下界說，縱時勉作概述，亦不足以說服一般人士，而使其欣然接受。當然，對於此類名詞，各方面所提之解釋，雖難期其絕對的一致，究應有相對的正確，則於應用上，庶可免似是而非之弊。

惟社會問題類皆極端複雜，即便明白表現，非必如一般事物之可度量可衡，此其第一特點也。木工削木而成椅棹，椅棹爲人所共見，一經目視，形體畢具，方則可辨其爲方，圓則可斷其爲圓，其長短高低雖不可以意度，而一經丈量，其尺寸之準確，至多祇有分毫之差。惟社會問題之表彰其現時情態也，不論其如何明顯，不論其如何具體化，愚夫愚婦固不能道其所以，專科人士亦僅能述其概要，甚至因觀點之不同，馴致人各一詞，而聚訟紛紜，終無定論。又社會問題類皆賦有動性，而與時變易，一經轉變，則難免有昨是今非之感，此其另一特點也。

此外吾人尚須注意者，社會問題不特因時變易，而現實與理想，亦可相互輪轉。例如，在有秩序有進步之社會中，一種理想可以逐漸實現，至少亦可以局部實現，而一個地域之現實，可爲其他區域之理想，尚

且，現實與理想之輪轉，亦爲社會進化之所需。例如，在一個區域內，一種社會理想實現後，則變爲平凡事實，待有政治領袖或社會革命家者出，依據現實需要，而標定新理想，懸爲鵠的，努力以赴之，社會適能繼續進步。由此可知：理想須以現實爲基石，現實須以理想爲指南，來相輔轉，人聚福利實利賴之。

不過，理想與現實雖均賦有動性，並可交相輪轉，而在固定時限內，究亦有其固定性，而無混淆之可能。現實可由事實中考證之，理想亦可由社會意識或社會運動中尋求之，在未轉變之前，現實仍爲現實，在未實現之前，理想仍爲理想，狹義言之，理論計劃於未實施前爲理想，既實施後則爲現實。

本文之作，其主要目的原不在界定理想與現實，但爲辨明其性質，以免流於空洞起見，亦不能不試作定義，不論其圓滿與否也。今以現實始，因其比較易於陳述也。所謂現實者，廣義言之，係指整個社會，狹義言之，係指某種社會問題，在現階段中所演成之真實情態而言。此真實情態之表現也，雖與當代社會之實際設施有關，並亦直接受其影響，而現實之形成，究不以之爲其唯一結果，各該社會之過去發展之結構，與夫當地民衆之文化水準和政治素養，均與有重大關係。由此可知：現實不純爲物象問題，而賦有因果關係於其間，換言之：現實爲理想之刺激及社會之反應兩間之結合方式，亦即其飽和點。

此項飽和點之構成，固有賴於理想之刺激與社會之反映，至於理想如何刺激社會，當於下段研究之。而社會對於刺激之反應，自吾人觀之，絕非純爲率性而動，亦非絕對對峙而運行，而係以現實環境爲基

礎，輔以過去時代之經驗，其內在反應性之強弱，視乎外界刺激力之大小。反應之作用，端在調和理想之活躍與事實之恆靜，期以形成短時間之均衡，而飽和點以達。

當然，社會在飽和狀態下，不能臻於理想之境地。因飽和點係一時之調劑作用，一方面使社會放棄一部分舊的意念和習慣，進而採取一部分新的理論和設施；另一方面則又受其他意念和習慣之羈絆，而不能實現其理想。既不能實現其理想，當然不能得理想派之稱頌，甚或指斥其為不徹底；而又破壞一部分舊制度和舊習慣，且可因而遭遇一部分人士之詆毀，而指稱其擾害社會。

惟一個社會如純係自然演化，逐漸形成其飽和點，不受惡勢力之支配，不受陰謀家之控制，則此項飽和點，自現實派人士觀之，雖不為理想的境地，究不失為適當的進展。因社會之長期演化，改革家和理想家之權勢，固不可忽視；有時羣衆對於社會理想之設施，亦不作理智的取捨，而僅為盲目的從違；而社會之短期設施，與羣衆之臨時衝動，其影響究不深切。社會之轉變與進化，究以羣衆之意念和需要為基石，即使全為被動，其勢其力亦必不小，有非可以抹殺者。

一個社會之現狀，既為理想之刺激與羣衆之反應之結晶品，刺激不論如何強烈，如受羣衆之漠視，而不予以反應，則理想自理想，根本無影響可言。由此可知：現實之演成，係羣衆在現階段中，依其固定文化水準，參以前代之積存經驗，而對相關理想，提供睿智的判斷，並發動有效的反應。依此此項反應所採行之計劃，所實施之理想，自純粹理論標準觀之，理想家可斥為不健全，或指為不合理，甚可稱其為矛盾。惟以實際社會狀況觀之，祇有此種計劃或理想，最為羣衆所了解，所接受，比較容易得其同情與擁護，亦最有實現之可能，或最能提倡大多數人民之最大福利，亦未可知。因此，現實派以現實為固定區域內，羣衆在固定社會階段中，最適宜的現狀之表現。此種言論，理論雖不鮮明，究亦具有事實上之相當正確。

至此，吾人必須聲明，吾人雖亦局部欣賞現實派之觀點，並不具有現實派之樂觀，更不以靜的現實為滿足。靜的現實易傾於保守，趨於混濁，而終於落伍。當然，社會專態如經有劇變，而破壞其原有形態，或轉變無已，而無化合之機會，則亦無進步之可能。一個社會之現實，必常能保存其固有優點，而同時可隨社會之需求而演變，以過去為基礎，建立未來新社會，而不能止於現實。

因此，人們對於現實，不能過度樂觀，止於現實，適足以阻礙進化。亦不必根本不滿意，因社會之實際狀況，為民衆生活之顯實，反映其本來面目，如取鏡瞻容，貌美者固不減少其美好，而貌陋者則亦無法蔽其醜陋。反映如極正確，則人與鏡或得其宜，無相與譽揚或相互詆毀之可能，鏡中之容顏，覽鏡者可以自視，第三者更可以對證。

依上段所述，可知現實固不為理想，而亦非必不善。如果附有動性，而對社會需要時作適當的適應，亦足以促進社會之進化。現實即使不能令人滿意，如欲加以變更，絕非一紙空文，或任何理想計劃所能臻。必多數人民舉能明瞭現實之不善，某種革新計劃之有利，而寄以同情，或更加以擁護，則現實始能順利變更，社會乃能真實進步。

既經說明現實之性質及其所附帶之問題，至是吾人可以討論理想之實質及其相關各點。當然，理想原屬抽象，而這種名詞更無法加以確切的定義。吾人可先從反面辨明其特質，再由正面界定其意義。自吾人觀之，理想不是純粹事實，既成事實，則不復為理想。理想亦非絕對玄虛，如純為玄虛，而不能實現，則無益於社會，又安有存在之價值。

自正面觀之，以程序言：(一)理想必為社會所需求，而又未曾實現之意念；已實現則已成事實。(二)理想必為社會所需求，而又為比較難於實現之意念，在不同的環境中，實施上顯有難易之別。(三)有些理想純為超時代的性質，某一社會在固定進化階段中，根本無實現之可能，惟雖無實現之可能，仍不失為理想。以實質言，理想可為思想家所發揮之理論，或所抱定之意念，而所處社會，非必確有此項需求；

理想可為社會所表現之需求，而非必即可全部實現；理想亦可為改革家所提倡之改革計劃，或為革除社會之積弊，或更策劃社會之進化。由此可知：一切社會問題均可發為理想，而為社會所景從，理想亦可採定各種方式，而不拘定於何種特定形態。抽象言之，理想是一種原動力，可以鼓動事物，可以激勵人羣，而驅使前進，努力不已。缺乏此種動力，在優越環境中，社會未必即退化；惟欲作盛大進步，則不可能，此為理想所不可不注意之點。

社會之進化，既賴有理想之領導，而社會問題之運行，必參以理想，始能真正革新社會。或者曰：理想對於人羣社會，既如此其重要，而吾人對於一般理想，究將如何加以判斷？應之曰：對於一般理想，吾人可從兩方面衡量之：（一）理想是否完善？（二）理想能否實現。

在討論上述兩個問題之前，吾人尚須申述者，理想與事實至少是相對不同，已曾附帶述及。社會意念能否稱為理想？視乎其意義是否高尚？其動機是否純潔？其目的是否正大？果能符合此類標準，斯無愧於理想矣。然則一切理想其均為完善乎？應之曰：否，理想非必絕對完善，而破壞人羣之意念，則根本不能稱為理想。

理想是否完善？可依據下列二點判別之：（一）此項理想之實施，是否真正有利於多數民衆？而無害於少數份子？（二）理想之實施，能否促進社會之進化？而不致擾害社會秩序。總之，社會意念之能提倡民衆福利，促進社會進化者，是為完善的理想。反之，如果非必能提倡民衆福利，亦未必能促進社會進化者，則不能稱為完善，亦即不應採行。如更有害人羣，阻礙社會進化，非但不能稱為理想，人其斥為妖言，而增其異端矣。

理想不特應為完美，而能否實現？亦極重要。完美的理想如徒為實施，始能有益於人羣社會。如過涉玄虛，而無採行之可能，在理論上雖屬有用，亦祇能發生間接影響，吾人可稱之為虛構的理想。當然，理想能否實施，問題至稱複雜，並日牽涉甚廣：（一）或則

理想本身有缺點，施行上發生嚴重困難，致使無實施之可能。（二）理想本身非必不善，而因障礙現狀過遠，亦屬無法實施。所稱障礙現狀云者，其主要意義有二：（1）羣衆或因智識水準過低，而不能了解是項理想，不能了解，自亦不能擁護。從而受傳習之支配，而形成其偏見，既有偏見，甚至加以強烈反對。（2）理想雖可實現，惟因執行工具不良，或則不能圓滿執行，或則根本無法實施。所稱工具不良者，或則指執行機關之組織不甚健全，或則指執行人員不能稱職，若更有腐敗行為，則更不堪聞矣。如果理想本身無缺點，而又能符合現實，其能實施，固無疑義。

不過，證以實際經驗，理想本身即無缺點，並能適應現狀，而實施時仍多不能徹底，結果仍不免採用妥協方式，實施一部分理想。例如，在十九世紀之君主國家，君主濫用權威，不顧民艱，革命一起，其理想多屬民主政治。願於革命完成，君主遜位以後，其所採民主政體，每僅有名而無其實，因領袖既無民治經驗，而民衆亦乏民治素養，欲求其真實現治，其可得乎？

在資本榨取之社會中，資本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一般貧民皆受剝削，經濟改造，自以社會公有為理想。惟一般人民既富有個人主義色彩，不知公共事業為何物，一旦推行社會化政策，私人利益路受損害，則必率起反對。又對於與私人利益無關之公共事業，則亦未必能顧全公益，而予以愛護。結果私人事業既受摧殘，公共事業又不能盡量發展，此均就其不良方面而言也。

在比較優美環境中，人民如果保有相當智識水準，領袖亦具有充分政治經驗，對於政治與經濟理想，最初容或局部實施，如能施行順利，再擴大之，推而廣之，使實施可以順應社會之需求，人民可以體會設施之意義，則全部實施之時，指日可待。由此可知：在一般社會中，理想往往不能一時整個實現，而係局部施行，逐漸施行。因全部實施，障礙甚多，其困難或有不可排除者。如係局部施行，所受反抗必小，推行

得當，則可達其預期之效果，而能博得民衆之同情與擁護。又逐漸施行，所遇阻力亦必較小，而亦能適應現實，其能順利運行也，原無疑義。

自上點視之，改進優於革新，此爲個人所深信，而改革新派所否認。因改進係以現實爲對象，認清其癥結所在，辨明其需要所屬，一方面保存其尚有優點，一方面矯正其現存積弊，更依據理想，而加以改革，此顯爲固定階段中相關社會所能完成之最大可能進展。如全憑理想，而抹殺事實，即使銳意革新，而理想未必即能實現。又如醉心改革，肆意翻新，社會秩序因而遭受破壞，社會事業自未必有新學之望。因革新必須除舊，除舊係屬一種破壞作用，如不繼之以建設，則舊制已經廢除，而新制尙未建立，民衆行爲既喪其準則，社會紛擾乃不可免。反之，改進則係改其弊而興其利，既不變更整個制度，自無擾害社會秩序之可

論 自 信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健全的人格，偉大的成功，其基礎全在自信，全在有爲精神。

人類是萬能的，能够盡美盡善的。人生之使命，即在發揮人的偉力與美德，增加世界的幸福與光明。你既是一個人，別人所能的，你應該能够。古今中外聖賢豪傑所能做的，你應該都能做到，而甚至于做得更好。縱使你的才力有限，你也應該盡作之所能，才不負爲人，無忝所生。

立身立業之基，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爲人類盡最善之能力。相信自己能爲盡美盡善之人，能作盡美盡善之事，如是一定自覺其尊榮，有高尚的抱負，一定光明磊落，意氣軒昂，奮發有爲，堅忍不拔，一定自立自強自治自任，發生偉大的力量，鼓起無限的雄心和勇氣。

能，如能切實實施，則社會進步自屬可期。

總結言之，吾人雖以現實爲某一時代之進化之德和點，究不以現實爲滿足，因止於現實，則社會進化必流於混濁。又吾人雖以理想爲失之玄虛，亦不否認此項動力之至堅至大，整個社會，或各個社會問題，如果缺乏理想之領導，則盛大進步必不可期。但如全憑理想，不顧現實，理想或則根本不能實施，或則不能實現其預期之效果。自作者觀之，社會生活之不可一日無理想，亦猶其不可一時脫離現實，比較妥善辦法，在寓理想於現實之中，使二者不偏廢，而可以併存。

本文之作，其對象雖爲整個社會，而所論各點，亦可適用於個人生活，特此附帶述及。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草於四川嘉定柿子灘至誠齋

胡秋原

一個自信的人，自信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國家謀富強，爲人類開太平，自有崇高偉大之氣概；一個人以聖賢英雄自許自期，一切卑下的事，自不屑于做了。因爲信心成爲他的馬達，他一定熱誠；因爲要貫徹信心；他一定勤勞而堅忍；因爲相信未來的光明，一定樂觀而勇往。世之營營于個人衣食富貴，自甘墮落者流，由于不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事，還不獨是一種恥辱，而且是一種損失。世之意志消沈，惛惛不知所之者，由于不知道他本有無敵不摧無堅不克的力量，不獨是一種苦痛，而且是一種損失。

世間一切偉人英雄，無不具有堅強的自信心。「天生德於予，桓桓其如予何」，這是孔子的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是孟子之自信。孟子有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此浩然之氣，由其自信而來。他說「堯舜與人同」，因此「人皆可以爲堯舜」，只要是「有爲者，亦若是

。范仲淹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華茲華士自信其詩必永傳千秋。由於自信之堅，必能事事不苟。所以自信不僅是成功之基本，也是修養的法門。

自信是我們最基本的力量。這比一切金錢，勢力家世機會都重要。它使我們奮發有為，使我們克服困難，使我們快樂，偉大，并且保證我們的勝利與成功。

自信心由何而來呢？由正確認識而來。第一我們要認識我們不能脫離這個世界生存，世界命運與我們不能分開。第二，我們要認識世界最偉大的是人力，他能創造一切改造一切。第三，我們要認識真理正義必能實現，故凡顯乎天理應乎人情之事，必然成功。第四，要認識人類生而平等，所謂先天命定之說均屬子虛，一切事在人為。第五，要知道世事人事均有一定之法則，循此法則，即能開自然之門，開幸福之路。科學就是研究這些法則的。了解這幾點，必能自信，有了科學知識，必定更能增加自信。

許多人因為認識不足，因而失其信心，因而不能盡其力，糟蹋自己，陷於平凡與失敗。

許多人以爲自己不配成爲偉大，不配享受真正的幸福與光榮。這是可悲的誤解。把自己估價太低，是一種愚蠢甚至是一種罪過。看不起自己，就是輕視人類。失去自信心者，即是孟子所謂自暴自棄的人。結果所至甘爲命運之玩物，甘過下流之生活。他不知道他和孔子孟子漢武帝唐太宗同爲人類，他和亞歷山大亞理士多德同爲人類。凡是人類的一切光明與快樂與善，我都有份。宇宙間事，皆我份內之事，國家興亡，我有責任。「濟民利物非我事，自有周公孔聖人」，自有文字以來，沒有比這一句話更可恥的。

謙遜之爲美德，在其尊重他人，而非卑抑自己。任何一個謙遜的人，不能說自己無用，或無用到幫忙別人的力量也沒有，無用到不能幫助他人的善舉義舉。

個人應有自信心，民族也應有自信心。聖賢豪傑，并無種子，強國興亡，都在人爲。我國本爲世界古國大國，漢唐之世，世界文治武功，無國可望項背。近百年來，因國勢中落，許多人失去自信，竟誤以中國沒有希望，竟不能發憤圖強，崇外媚外，甚至媚外降外，即有知識者，亦以橫做追隨依賴爲能事。這是何等錯誤，何等罪過。我們決不能以一時之挫折，斷送復興的志氣。中國應該自救，中國能够自救。亦唯有中國才能救中國。我們無須羨美德英蘇之富強，而應知道有富者亦若是。如果美國大妄自菲薄，美國至今還不是一殖民地嗎？

自信云者，不是自滿之意，剛愎自用固步自封之意。而是認識事在人爲，自具人力，自信善用其力，可期盡善盡美之意，而是自強自勵，日進無疆之意。爲細小成功而自滿，固執己見而凌人，乃小器之流。自信的人是永不滿足，而又永不灰心的。

民族自信不是頌頌之意，不是低徊過去抱殘守缺之意。相信中國，不是說大刀勝過大砲，木船勝過輪船。而是說，你有大砲，我中國也能造大砲，你有輪船，我中國也要能造輪船，而且要造得更好之意。民族自信，不是相信固有文明够用，而是要創造自己的新文明，與世界最富最強之國并駕齊驅，而且駕之而上。如果只知道回憶祖先之遺產不能發揚光大，乃是敗家之子弟，說不上民族自信心。

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是給我以一大使命。如不能將我的生命表現到至高之境至善之地，對已是一恥辱，對世界是一大損失。天生我國必能強。天生中國是給我國一大責任。如不能使中國成爲至富至強之國，對已是一恥辱，對世界是一大損失。人人應以強國自期，第一流人物自期，人人應以富強自任，第一流國家自任。

古人說，見賢思齊。我們還要進一步，見賢思勝。我們和任何偉大有同樣心思才力，只要我們努力，我們可以和他一樣偉大甚至更其偉大。我們和任何強國有同樣人民與資源，乃至更豐富的人口資源，只要全國人民努力，我們可以和他們一樣富強，甚至更其富強。

西線不可無戰事

劉玄一

蘇聯戰爭進行將近半年，蘇聯在軍事上處於被動，以致應付困難，這是事實。德國早有六個星期打到莫斯科之表示，足見它的準備是相當充分的。然於因蘇聯給予德國的意外打擊和抵抗，列寧格勒至今還屹然不動，惟中路和南路戰事，蘇聯比較處於劣勢地位，這是最近德國採取中央突破的結果。

歐戰演變至現在，顯然經過以下兩個階段：先是英法與德對戰，一變而為蘇德對戰，在這兩條相反的陣線內，德國始終是戰，法國先戰後降，等待蘇聯戰起來了，英國是既不戰，也不降，所謂按察，邱吉爾首相，很漂亮的說在過，可是事實上只止於「按」，并不曾參「戰」。按蘇飛機，前可繞道北極海，走一個大圈子，却不由英倫而接飛往戰地轟炸，蕭德銳鋒之初，英國雖不斷的派遣空軍轟炸法比沿海，及德國各大工廠，現在援蘇的呼聲正高，反而聽不見飛機出動的消息。大規模

英國果真為事實所限，沒有飛機出動嗎？美國的飛機，加拿大的飛機，珍藏在那兒？準備應付遠東新事變嗎？最好派飛機到中國來，可是不能中國沒有看見過，連新加坡增防的飛機究有多少？這是疑問。英國朝野人士，莫不盼望美國趕速參戰，趕速結束這次歐戰，現在且不問蘇德之戰的性質怎樣？高呼「援蘇」，自己掩旗息鼓，西線完全沉寂了。如果就此永遠沉寂下去，甚至就此結束歐戰，這還可說是有代價有理由的。誰也知道事實決不會如此，西線所以無戰事，海峽暫時安靖的，這是由於德國傾全力侵蘇，萬一納粹吞下了莫斯科，是不是再向前進犯，固然難說，但納粹回師西向，或在東中東再來個閃擊，這是可能的。局勢，如果演變到這一階段，西線還能不能沉寂下去呢？海峽能不能不靜下去呢？中東可以無事嗎？非洲又將演成怎樣局勢？除非英國願意在棺材裏

拉出張伯倫。我相信只有打下去的一條路。

事實告訴我們，英國也沒有理由妥協，如果要妥協，那應該與法國同時，這時妥協太遲了，法國投降的是非曲直，姑可不論，但它正因降得早，所以犧牲尚不大，英國打了兩年多的硬仗，在軍事上，在商業上確已吃虧不小，而況聲譽以尊重小國主權獨立為號召，蘇聯會晤之後，更把作踐原則，明白宣示世界了，現在小國復國了沒有？八大原則兌現了一條沒有？自己在戰時的犧牲，補充了沒有？完全從客觀上去看，答案只有一個否字。

很明顯的，英國當前的兩條路，一是抗戰，一是勝利。英國紳士們萬不可再存僥倖心理，希望拿人家的血，寫自己的歷史，守株待兔，絕對不可靠。而且英國已一再向世界呼籲，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共同打倒納粹，現在蘇聯既然幹起來了，爲其袖手旁觀，只喊按，不肯戰。這還有希冀號召美國參戰嗎？這還能得到小國的信任嗎？這是不是一種被動政策呢？

英德與英蘇關係，其間有否厚薄輕重之分呢？如果蘇聯的存在，根本妨礙英國的存在，那麼英國爲本身利益計，犧牲蘇聯，投降德國可以的。英國已一再聲明不願各小國屈服，且不願各小國屈服，當然在英人心目中的惟一仇敵，應該是德國，目前威脅着英國的生命的正是德國，英蘇一敗不僅本身瓦解，連它的所有殖民地也要送給德國解決「生存空間」問題。從歷史背景看，在歐洲只有德國是英國的勁敵，尤其從地理上看英蘇的關係，蘇聯怎樣強大，很難直接威脅英倫，至多在中東近東印度或太平洋方面可能發生糾紛，然而要說蘇聯直接威脅大英帝國的生命，直到現在，還找不出強有力的佐證。在歷史上爲黑海問題，爲巴爾幹問題，英蘇

關係雖曾不存糾紛，可是這非純然屬於英蘇間的問題，而是涉及黑海沿岸及巴爾幹各國的問題。所以英蘇關係，並不是宿命論者的那般簡單。蘇聯在歐洲東端，英倫在歐洲西端，縱不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間距離和利害關係，較諸英德，自不可同日而語，最易引起戰爭的國際問題沒有，最易引起戰爭的關稅壁壘沒有，最易引起戰爭的少數民族問題沒有，英蘇在陸上幾乎被半個歐洲隔開了，在海上更是遠隔重洋，沒有利害衝突的因子在。妨礙英蘇關係的，據我們看來，恐怕是思想上的病居多，現實的病層少。

什麼是妨礙英蘇關係在思想上的病呢？當然是赤化問題，蘇聯赤化三十年了，它的世界政策，至今還找不出強有力的證據，給它證明世界赤化的陰謀，事實所表現的僅僅是英德戰爭進行中乘便合併了波羅的海三個小國，瓜分半個波蘭，然而這些國家本來就是它的領土的一部份，波蘭的瓜分，更說不上赤化，軍略上的意義更大些吧？蘇芬戰爭中，蘇聯控制了漢科島，這當然也是爲達到保衛列寧格勒的目的。試問把史大林換成尼古拉斯，這幾件大事是不是可以避得免了呢？我相信不會的，爲鞏固國防，爲保衛自己的土地，此時任何人在蘇聯當政，作風必然和史大林一樣，所以我們認爲合併波羅的海諸小國，瓜分波蘭，控制漢科島，是蘇聯國防上的一種措施，與思想問題無涉。

退一步說，即使赤化，是最危險的東西，但危險程度誠謂可怕，還是小巫見大巫。納粹執政還不到十年，給予世界的打擊是怎樣呢？兩年來亡人國家以十數，報仇雪恥唯一的對象法國，是投降了，整個歐洲差不多控制五分之四，「生存空間」應該解決了吧？然而希特勒萬感不足，它還企圖渡過海峽，直撲英倫，這一舉舉竟超不過拿破崙的威風，蘇聯幹起來了，納粹的野心，簡直想吞天滅地，還說赤化不得了。第三國際和第五縱隊，究竟誰在作惡？歐洲十幾個國家，是亡於第三國際呢？還是亡於第五縱隊呢？

不管「赤化」也好，「納粹」也好，相信英國還比我們認得清楚些

現在威脅世界的，威脅英國的，是希特勒的武力，並不是什麼思想，英國投蘇，就是投世界，投自己，但要注意的，現在投蘇，不是運輸物資和軍用品所能達到投蘇的目的的。有效的投法，惟有流血，惟有戰。西線不能讓它沉寂下去，中東更不能「坐著」，非洲要取攻勢。法比沿海，挪威沿海，要用大量空軍去轟炸，作將來登陸的準備。英國人一向承認東邊國境在萊茵河，最近某上議院議員且稱國境已推遷至頓河，那裏，國境向東愈推愈遠，責任因之也愈加愈大了。歐戰更心，現在雖已移到東方的歐俄，如果英國這時在西戰場上發動攻勢，運用機動戰術，給予納粹以意外的打擊，使納粹首尾不相應，戰局一定改變。有人說英國準備不夠，恐怕反攻不很順利，未必能收預期的結果。但是我們要知道三國不相攻則已，要想反攻，就在這個時候，準備還是次要問題。如果等到準備功夫完全做好了，蘇聯已經崩潰，到那時反攻的困難，恐怕比現在更加十百倍，那時反攻，雖然準備還不充分，但有蘇聯在東邊和納粹硬抗，這一份力量世就可以說是英國的準備了。這時真是千鈞一髮，生死關頭，這時不反攻，什麼時候可以反攻呢？西戰場不容易取攻勢，中東爲什麼也不取攻勢呢？又在準備只「挨打」嗎？蘇聯歐戰最近形勢，德軍進佔莫斯科也許暫停前進，外高加索的命運怎樣，則殊難預料。英國在中東早有極完善之軍事佈置，現在最緊要的是行動，不是觀望，觀望就踏上去過去的覆轍了。在中東在西戰場同時發動攻勢，這時是最理想的時候，在中東以陸空軍爲主，在西戰場以海空軍爲主，而以陸軍爲輔，分路并進，至少可以牽制德軍一部實力，而在蘇軍必然士氣大振，挽回頹勢。由此而爭取小國之同情，由此而爭取土爾其之援助，自較外交力量爲大，因爲這時還不拿行動來援助同情自己的國家，高調唱滅天，不會博得同情的。

英國在西戰場在中東發動攻勢，遠東可能引起新的變化與否？這也是英國當局考慮的。我們的看法，遠東不致有什麼新的變化？暴日在歐戰前已在東方搗亂，歐戰中它依然搗亂，中國也依然和它將。五年來

暴日已被我們拖住了，它並沒有力量作弄亂子。它現在比這引以自豪的是海軍，還在英美，拿一部份海軍對付它就足够了。漫說英美和它海戰，對它來個全面封鎖，即足以制其死命。暴日投機策應軸心，在東方揚威，勢所必然，但是它的生命線是在海上，所以他的生命幾乎完全握在英美手裏，它怎樣也不能搞出大亂子。而況英德戰爭在最激烈的時候，它

邱吉爾的智囊

王雲槐

我們常聽人說美國總統府白宮裏有幾大金剛；如會來中國的居里，和不久前赴倫敦莫斯科的費度斯金，和哈立曼等。他們當然各有職務，共為羅斯福總統少不了的門神則一。同時我們尚未聞英國首相官邸唐南街十號有什麼金剛似的人，在佐輔那位結實的，唇或指之間似乎總離不了雪茄的大副邱吉爾首相，如果有的話，恐怕祇會是那位藍髮教授。大家都稱他為邱吉爾的「神祕人」。

從去年五月起，藍氏就成為英國首相私人統計研究要員之一。其實他豈僅是統計專家，他原來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因此，他又是邱吉爾的戰事科學諮詢。在航空技術方面邱氏更重視並且常採納他的意見和計畫。他天生就是一個發明家。有許多戰事利器和有價值的新發明，雖然他沒有，甚至毫無關係，大家還是歸功於他，認為是他的傑作。

政府認為最重要的發明，或在初期，或已成熟，都將先送給他檢驗，由他決定取捨。如已採取，就即刻付諸實施；如須修改，他就親自下手，然後再予採用；如完全拒不採納，那件發明就即刻退回，此後却仍有再被採用的希望。

據說當邱吉爾有一女很高興地發現，他以政治眼光與藍德曼以科學眼光來看空中威脅，竟能得到同樣的見地的時候，他就即刻與藍氏訂交。此後這位典型的英國戰時內閣的首相，就常常採納藍氏的精密統計和

而且不敢搗亂，現在歐俄戰事雖然緊張，軸心逼它下水，但是暴日機會投機取巧的，大勢不明朗化，它未必打出最後一張牌。

勿論遠東可能發生什麼變化，英國援蘇政策不能改變，而且更要奮行動援蘇，換句話說，立時在西戰場或在東中東或在非洲發動攻勢，總是有功於蘇聯，有益於大英帝國，有功於世界和平的。

科學卓識，大聲疾呼地喚起全國注意，如何應付禍從天降。

藍氏在科學方面作邱氏的參贊是他的分內事，所難辦的却是：當氏前任財相之時，他的演說辭也曾由藍氏過目，或許邱氏覺得這亦並無理，為什麼一個卓絕的物理學家，就不該又是可貴的經濟學家？或藍教授事實上確是一個可貴的經濟學家。

到底藍氏是什麼大學的什麼教授，這或許是大家早知道的。原他在牛津大學是實驗新物理教授，一位受人尊敬並且有實效的人物。很得年輕人的歡心，却與他的前輩同事，不大相投。他們有些固執不歡他，有些對他卻很傾心。

那些不喜歡的人說：他身為哲學教授所具的政治與新社會的見解，就不該除他的那樣嚴格偏狹。同時他的個性氣質又那樣堅決實際，所應有，或者這是因為他具有優越的才智，使他在他自己的心靈活動圈裏，祇相信他自己的判斷，絕難容納他同輩的見解。

在一九三九年，他忽然拋棄了他在科學方面的努力，投身政界，在國會補缺選舉中做候選員。他的朋友邱吉爾就是他的熱誠的後盾。他表獨立保守黨，以抗保守黨正式候選員勃沙德爵士，和無黨派的阿爾德。因為保守黨的分化，結果阿爾德倒向是漁翁得利。

藍氏雖到這大政爭的旋風，並未能像與眾不同的學術界人士一

持取處之泰然的態度。據說，他先則駭異，終則震怒。他不明瞭他雖有一百名左右的保守黨的會議員爲他的後援，何以却未能被選。他更不明白，牛津大學竟會接受一位曾爲大學爭得榮譽，並且被認爲全校同仁中首屈一指的人，做大學的國會議代表。在他的失望中，如果有人把他比作求婚未遂的青年，這又何嘗玷辱他的聲名。其實却反暗示他對於政治具有大志。

當約翰馬達德爵士投函泰晤士報通信欄，自命好意地向藍氏表示意見說他覺得藍氏在實驗室裏，較之在國會裏能替國家作更多的供獻之時，他即期就給馬達德爵士一個鋒利的答覆。

他真正辭職地說：如果國會定要把專門學問驅逐於戶外，何以被排擠的祇限於科學家？如果科學家祇該禁閉在實驗室裏，無疑地律師就取得在法院裏，歷史家閉在圖書館裏，精神病研究者，禁閉在病院裏？

其實他的所以能够爭取候補名額，大半是因爲他自己對於防空問題，有特殊的學識。至於他的政見，如果我的記憶不錯，一方面主張，由保守黨來指導保持社會與經濟的現狀，一方面鄙視「人民陣線」的感憤用事。

無論如何，如果國會失掉了一位有望的新進議員，國家却仍舊隨時可以借重這位在戰時更有價值的一等科學家。在上次大戰中，藍氏曾充試驗駕駛員。直來主持范保羅地方的皇家空軍物理實驗室。當他從事研究之時，他發現：空軍駕駛員即使遇到一個必可致死的扭旋之時他仍可乘機俯衝，因之得救。他用盡一切代數符號證明出他這種原理的可靠。

當局對於他這種「代數式的飛行術」也曾微露懷疑，不過他的回答是：「好罷，讓我自己到空中來證明我的原理」。他證得到，即刻就做得到了。

在戰後他繼續在空中問題上面，化費腦筋。他決不隱諱他相信空戰在任何新的，大規模的衝突之中，是一種獲勝的主要因素。當初他曾再

三警告全國說：英國的最大危險，在整個國家尚未正確地明瞭空戰的軍事。

「空軍」他早就在倫敦某一次演說中提起：「已經造成一種新的情勢。我們在地勢上講，昔日可說是無可再好。今日却正相反。倫敦離法國祇有九十哩，與德國相距，祇不過二百七十哩。

他繼續說下去：「單獨一個飛機，能够載四噸炸彈。敵國一次即可派遣二百五十架飛機飛來空襲。如果很保守地按照上次大戰經驗估計，一隊飛機就可以殺死一萬人，炸傷三萬人，物質損失的價值，可達五十萬鎊。

像大多數的預言家一樣，他對於單獨一隊飛機空襲時所能造成的死傷數目，估計未免過分。同時他對於尋找阻止敵機空襲的方法，又未免有些過分樂觀。

他常常批評空軍部相信轟炸機無礙地總會常常偷襲或侵入市空，所以防止防禦是不可能的。「保衛倫敦和英國其他大城的唯一方法」，空軍部的人說：「祇有以報復行爲報復敵人」。

「我們沒有真的防空」他說：「這種議論簡直是勸人失望。我敢打賭，總有一個人，在採取報復手段以對付敵機空襲之外，能够找到另一種保衛我們海岸防空線的方法」。

根據他這句話，我們不妨假定：藍教授已經化了很多的時間，在尋找一種防空方法，證明他的信仰不謬。我們也不妨假定他的研究在這次戰爭開始之時，定較前更加努力。

許多半官方面常露出含糊的暗示說：完成這種防空計畫的工作，確有具體的進展，但是我們尚未見其實地的結果，有很大的規模，足以脅迫夜襲的敵機，或予以重創。

這是可能的事。藍教授和他的助手本來恐怕祇注意白天的空襲。對於夜襲的力量及正確，未免忽視。無論如何，在這次戰事中，他確改進並且擴大了防空汽球的功用。這確是一種防空的設置。他並且還找到對

付磁性的方法。他還發明了許多精密的戰事機器，已在海陸空三軍發揮大效。舉凡戰事與科學方面有關的問題，沒有一個不受過他的機敏巧妙以及透徹的腦筋，所考慮過。

無怪邱吉爾首相對於這位教授的下分優越的才力，頗具熱望與尊敬。而納粹德國，我們相信，一定也同樣敬重他並且會把他當作一個主要的軍事目標。

藍教授生於英格蘭，德文郡，西德芬斯城。現已近六十歲。他沒有結婚，並且是一個謙虛者。他雖反對肉食可是他的精神飽滿。在身心

保衛大西南的邊疆

江 鐸

我西南邊疆，原為英法勢力所籠罩，自七七抗戰，尤其是第二次歐戰發生後，我與英國，均為被侵略國家，在國際關係上，已站在同一陣線，故年來英國對我西南邊疆，不特無其他行動，且甚相友好，密切合作。法國自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條約，割讓我安南，五十餘年來，我西南邊疆與法越間，尚相安無事，即自暹羅橋事起，過去法國政府，在我海道被封鎖，對我滇越路運輸，會議條約上義務，未加阻撓，特于歲五六月間，德法戰爭，法軍敗北，法國貝當政府，向納粹投降，法國遠東殖民地的安南，殆成爲無主土地，而越南之資源及越南在南洋軍事上價值，於是引起敵寇垂涎，而企圖佔領。

在敵寇原有所謂南進政策，此政策之樹立，遠在明治維新時代，當時雖新諸人，以日本爲太平洋中之彭爾三島，地少人稠，欲充分發揮其支配慾，以雄飛世界，非向外侵略不可，南進政策，爲其向外侵略之重大政策之一，向爲海軍軍人所支持。南進意旨，係指向台灣，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一帶侵略，即聯繫個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佔領，驅逐英國於亞丁以西，美國於夏威夷以東，換言之：日本支配大南洋，完全驅逐白

兩方，和另一位著名的不喜肉食的蕭伯納一樣，壯他活潑。

他仍舊能打球，並且仍能拍勝那些比他年輕二十歲的壯年。他工作不倦，並且是一個入世主義者。他愛伴侶，愛談話。他自己的談鋒就很銳利幾乎句句話裏都帶些雋永的滋味。他對於世人世事幾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怪他在社交場中宴會席上是一位受所願與納交的人。

現在我們已經約略知道了藍德曼。在我們心目中他再不是「神祕人」。他是邱吉爾的智囊。

入出境。特自馬關條約，割我台灣，爲南進根據地後，四十餘年來，南洋各島嶼，在歐美列強控制下，無隙可乘敵寇一面增造軍艦，一面暗煽惑土人，待時而動。適此次歐戰發生，在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擁有廣大殖民之英、法、荷三國，法荷相繼投降於納粹，英國又無暇東顧，遂予敵寇南進以千載一時機會。由是倭寇自佔領新巴達維亞，而攫奪海南島，而進兵越南，而集兵越邊，脅威泰國，南洋一帶，殆有爲其囊括之勢。所幸英國增防新嘉坡，美國加強太平洋防務，英、美、荷并聯防對倭寇作經濟封鎖，刻前局勢，果中，英、美、荷聯合行動，倭寇南進政策，最近的將來，必歸於整個失敗無疑。

敵寇南進，既以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爲其侵略目的地，則領有，或隣接中南半島及南洋羣島之各國，如不早事防禦，或加以反擊，將來終必受其禍，尤其我西南邊疆，接壤中南半島，在倭寇與我鏖戰四年，陷入泥淖之日，南進而囊括一切，固爲其重要企圖，戰略上，包圍我西南，使我坐困大陸，根本解決所謂「中國事變」，當爲最重要的目的。蓋倭寇侵華，原欲滅亡整個中國，乃我賢明領袖，堅決鏖血抗戰，屢降

四年，莫奈我何，進一步包圍我西南邊疆，斷絕我西南國際路線，使我由坐困而趨於屈服，其用心之險毒，昭然若揭。敵寇南進，由今日形勢觀之：日法越南聯防成立，已將整個越南，置其控制下，可謂初步成功。今後步驟，或一面企圖將泰國置其控制下，敵其假道泰國越南以拊新嘉坡之背，爲囊括南洋羣島之準備，或一面對我西南邊疆，直接加以威脅，由軍事上言：或沿滇越鐵路，北攻雲南，或東出諒山，攻廣西，又或西經泰國，截斷滇緬路。由政治上言：我西南邊疆，雜居少數民族，敵寇或以甘言密語，唆使其獨立，或以威脅利誘，援助其作傀儡獨等，皆在吾人意料中。此兩項企圖，吾人如不趁敵寇在中南半島未站穩脚跟之日，早事禦防，或加以反擊，則西南邊疆，恐不免終受其蹂躪也。

敵寇企圖控制泰國，囊括南洋，危害我華僑生存，吾人亦應協助英美荷諸國予以反擊，然其對我西南邊疆之種種企圖，則關係我西南邊疆之存亡，吾人爲保衛西南邊疆，應研究所以對付方略，而在研究對付方略之前，更應研究敵寇向外侵略史實，以明其手段與伎倆。在敵寇侵略手段，有軍事與政治二者，大率先之以政治陰謀，迫其陰謀成勢，則採取主動，先發制人，而作軍事佔領，語其伎倆，可包括於政治陰謀之中，其花樣至多，或組織團體，提倡日某親善，對於當地有權勢者，竭盡愚弄籠絡之能事，或遍設特務機關，以爲偵探及搗亂根據，又或揮霍巨額秘密費，派出大批娘子軍，色迷利誘，無所不至，吾人一種敵寇甲午戰爭前之在朝鮮，九一八事變前後之在內蒙，及日戰前之在華北，莫不如此。吾人既知敵寇之手段與伎倆，則吾人對前在西南邊疆，應有左列的措施。

(一) 訓練大批高原性部隊 敵寇在軍事上，以安南爲根據地，攻滇，攻桂，固有其可能，然中越邊境，橫斷山脈盤結，而地勢上，在中越交界之河口，爲海拔六百公尺之邱陵地帶，至雲南前所與水塘間，則屬二千一百公尺以上高原，敵由越北仰攻甚爲困難。如由越南東攻桂省

，而桂越間，亦山道崎嶇，地形上於我有利，又敵寇假道泰國，以截斷緬緬路之企圖，則在滇西一帶，山川險阻，瘴氣瀰漫，以生長海洋氣候之倭寇，尤難在此等地帶作戰。蓋此等地帶，山脈有雲嶺，怒山，高黎貢山等，其高度多在八千尺至九千尺以上，山嶺上更雲層厚密，航空不便，山谷深度，大率在四千尺左右，氣候酷熱，容易生病，加之瀾滄江，怒江，希維里江及太平河，流貫其間，水流湍急，在軍事上阻絕力甚大，職是之故，倭寇如由此等地帶進攻，以截斷滇緬路，殆不可能。但吾人在此桂有優越地形及有利氣候，敵寇來侵，既有被我殲滅把握，吾人更應在此等地帶，訓練大批耐於瘴氣的高原性部隊，對現在盤據中南半島之倭寇，以居高臨下之勢，不時出擊，驅逐倭寇於中南半島之外。

(二) 積極開發西南邊疆，改善政治并組織情報網，敵寇在政治上對我西南邊疆，必採取過去對蒙古華北等處同一伎倆，因我西南邊疆，有苗，夷，僑等，少數民族雜居，此等民族，文化落後，智識幼稚，其政治組織，大率爲中古封建制度，世襲的土司頭人，握有最高權。此等土司頭人，亦多愚昧，極易被人利用，吾人爲防止敵寇陰謀誘惑，應積極的開發西南邊疆，發展教育，使其明瞭本黨對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消極的慎選邊吏遣派大批富有政治軍事智識而又熟悉邊情之青年，臨邊工作。並組織情報網，嚴防敵寇特務人員之竄入。吾人更鑑於抗戰發生後，西藏於二十六年冬發現敵寇間諜，西藏三大寺，亦常發現混有日僧，是今日西南邊疆，此等防止倭寇陰謀的措施，不容稍緩。

(三) 援助越南民族獨立，迫使與泰國修好對印緬爲政治經濟上的密切合作 中南半島之越南，泰，緬甸三大國及鄰康藏之印度，在地理上，文化上，均與我有密切關係，尤其就緬甸上言，與我關係更爲密切。吾人稱諸史乘，則知此等國家，或爲我昔日藩屬，或係我鄰居老友，特西力東漸，印度緬甸亡於英，越南隸於法，泰國在英法均勢下，迄至現在勉能保持獨立。邇者法國投降納粹，敵寇乘機佔領全越，越南民族，又復處在法日兩重勢力壓迫下。夫日寇爲我敵人，維琪政府無力履行

條約上義務，任敵艦大軍駐境，威脅我西南，吾人應本 國父聯合被壓迫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遺訓，援助越南革命獨立。其方法可仿韓國先例，計其在我國內成立光復軍，以爲越南志士謀獨立之根據。泰國爲中南半島僅存之獨立國，而華僑在泰國數達五百萬，論理兩國間，早應互遣使修好，然我與泰國，迄今尙未發生正常邦交，其原因或係近十餘年來受敵艦利用，親日排華以致有此。但最近敵寇陸兵越邊，威脅泰國，泰國當局，已漸漸覺悟。加之，英美現正竭力支持泰國，吾人應在此時，遣使修好，以保護數百萬華僑，一以剪除倭在中南半島羽翼。印緬兩

秦始皇焚書問題及其影響

在草昧時代，人類文化的發展，全賴少數聖哲領袖的發明與保護，酋長部落以及封建社會的形成，就是這個原因。所謂封建社會人格分爲貴族平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就是貴族階級除了享有政治與經濟特權而外，同時享有宗教軍事與教育三種專利，左傳上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祀與戎就是宗教權與軍事權；「唯祀與戎」，又須附屬有「史記」，史記實是古代天時人事智識的泉源；也即教育初型，古代貴族擁有這支離社會的工具，才能使蒙昧野蠻的社會，得到實質與進步。古代所謂學校也不過貴族，政治智識訓練的搖籃；「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禮記玉制），就是當時的教育宗旨；「國之俊選」，雖說是平民子弟參政的階石，然而經過秀士，選士，造士，進士等層次的選擇，也祇能任王子之元士，諸侯之上士中士或下士，再上進是不大可能的。這是古代貴族政治獨佔與智識專有的情況。當時爲求社會安甯與秩序之維持，主張教學定於一尊，因之對於思想言論有如左規範。即是：

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奇器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

國，同屬英之殖民地，中英邦交，適來自臻親睦。而中印，中緬，又互派訪問團。彼此民族間感情，亦甚融洽。惟吾人主張，須進一步爲政治經濟上密切合作，庶足以達到合力驅倭之目的。

總之：西南邊疆，強寇逼境，吾人無論在軍事，政治，外交各方面，均應急起奮鬥。且據最近消息，日法成立軍事同盟，法人准許日艦艦越南駐兵至二十五萬，又日寇特使芳澤，要求在越成立政治機構，此等消息果確，則吾人上述措置，更有不容稍緩者矣。

三〇、九、二〇、於鹿峯軍次

陳靖海

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禮記玉制）

上述是古代防制思想端邪說的一瞥。周官上所載「造言之刑，亂名之形」，也不足維持社會秩序與安甯；在這嚴等差貴秩序的社會裏，危險思想，乖謬言論才不致發生，社會人羣的福利，才不致感受威脅。

可是到春秋末年，周綱解紐，分田制祿的制度，完全瓦解，封建社會上層的貴族，固可進一步的擴張政權，但是下層士人代耕的田，都爲兼井潮流所捲去，生活問題也無着落了。固然有些「無恆產而有恆心」的士人，還能揚厲「尚志」；可是大部份士人，就「棄空虛而徇私」了；這就是士人游食諸侯的由來。當時士人有的抱階級教育旨趣，以私學代官學，教育官家子弟。換取束修或贊敬；也有懷具悲憫之心的志士，日斃于戈接攘的局面，便向王侯宣傳主義，各稱道其所自得，自思以易天下的，當時諸侯也鑑於智識之可貴，盡力延攬人才，於是布衣之士，「無置難之地」咸加入主之上。由是思想日新，言論日異，百家爭鳴，諸子競發，實造成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

但是戰國末年，新士人階級勃興，游說之風大盛，教育上，各由

新立異，政治上，彼此相互傾軋，智識不僅是求食的工具，且變為富貴利達的手段；雞鳴狗盜之徒，殺妻賣友之輩，朝秦暮楚，覆雨翻雲，一齊游食諸侯，如此演變，社會不安與動盪，人心之不安與徬徨，思想言論統制的呼聲，就應運而生了。

在秦始皇未滅六國前的學術思想，是萬派爭流，要以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為主幹；陰陽家與名家，在政治思想上，實不佔重要位置，主要思潮，要推儒墨道法為最；墨家精神，以不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學說精華，又為儒家所吸收，這樣說來，支配當時社會的思潮，只有儒道法三家。法家主張富國強兵，農戰是其主要政策；道家主張清靜無為，採取放任主義；儒家的孔子，根據特種傳統，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編織而成有系統的倫理哲學，後經孟子的發揚光大，儒家學說越加精深博大，中庸之道更為普遍，「貧而無諷，富而無驕」的禮樂政治，就為中國的傳統思想。

儒道法三家學說雖各不相同，但在「能思以易天下」這一點，却非常一致，荀卿、韓非、老子，是三家晚期的代表，他們對思想言論，都主張統制；韓非本秦帝王立場，要統制思想，五蠹和問辯，就是這番意思的說明。法家的管子是干涉主義的先驅。他在法禁上說：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責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以聽令也。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天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世以爲亂，非上以爲名，常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

上面是法家對於言論思想的態度。道家老子曰：「親當時如火如荼的游士，嚴禁操操，社會不可以一日甯，所以對智識持消極態度。他的說法是：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老子六十五章）

這是法家對於思想的看法。法家向來是提倡禮樂教化的，對於思想常採取誘導政策，以「不教而罰謂之虐」；但是孔子對於沙正卯的言行感嘆，毫不寬貸，輔政三日，即予以制裁；荀子對於思想的態度，尤其積極，其非十二子，就是獨崇儒術，排黜百家的先聲；孟子的野辯，早即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己任，這是儒家的源流。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主流，對於思想一致主張統制，是社會要求之迫切了。

思想之分台，常與政治分台成比例，戰國末年學術界雖有思想統制的要求，要待始皇統一六國才有實現的可能。始皇變封建為郡縣，大一統政治實現，獨尊一家的思想，也應該實現，這就是始皇焚書的來由。始皇焚書的建議人——李斯，本為荀卿弟子，入秦求仕，即奔儒就法，承繼法家一貫的干涉主義。李斯認為「官制合一」是「政教合一」的基礎，要政治安定，便要學術定於一尊，「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是東周以來列強紛爭的大原因。但是李氏焚書政策之實施，目的在完成中央專權大一統的那個理想；「諸侯並爭，厚招游學」，是封建制的惡果；「法令出一，百姓當家」，是那縣制的良模；可是「諸生不節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這實是焚書的導火線。其焚書的辦法是：

- 一、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 二、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請守尉燒之；
- 三、有敢偶語詩書者，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 四、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這四款辦法，各有若干意義，初非盲目的焚燬。六國新滅，封建貴族，都有恢復故國的企求，各國史記，皆足以啓發種往之情，這是新帝國的威脅；周之史記，為封建制度的記載，為防範死灰復燃，所以燒之。

無遺。秦周之際，兼併日烈，諸侯都各延攬人才，藉以集思廣益，即主張焚書的李斯，也曾諫止逐客；秦襲魏制，置博士官，其職既在通古今備諮詢，其思想固雜，黨徒衆多，自是必然；所以通考上說：

「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

如此馴使魁傑不羈之徒，在海宇既一，實是政權的威脅；而在開斧大刀改革進行中，尤為新政實施的障礙，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的淳于越，就是一個顯例；所以始皇當時應付的態度是：

「秦雖有其官（博士），而其德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轉相引告，至殺四百六十餘人」（通考）

如此泛化政策之推行，儒家「非先王之言不致言，非先王之行不敢行」的復古精神，當然要受排斥，所以叔孫通、張敖得辭歸故里，白髮蕭然的伏生，祇有竊書尚書逃回山東去安享了。

不過焚書僅是思想問題，凡是不關思想問題的資料典籍，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全部傳流，中國自然科學之不發達，完全與焚書無關；而且「令下不焚」的罪刑，也祇數為城旦（即刑作苦工）；「以吏為師」，更是寫野心家指明進身之路，「偶語詩書」，是非議的表示，「以古非今」，自是公然反抗，所以各予以差等的懲治；由此可見焚書政策，並非暗無天日的大屠殺，確是部份思想統制，為當時社會心理要求的反應與實現。

李斯統制政策實施以後，中國思想界，雖暫呈靜寂狀態，可是求仙，煉丹，占夢之流，以及詭策之士，仍流行社會；其他游士都散而歸田，都各鑽研太息以俟時，非為秦法所族滅；所以「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嗷嗷，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五百人」（蘇軾遊俠論）。九流十家，旁門雜技，爭鳴競響亦如戰國末年。迨漢有天下，高惠二帝，採行「無為為本，因循為用」的黃老政治，秦制流承，蕭規曹隨，消極統制的結果，於是「諸侯並爭，厚招游學」的現象，更特別流行

：「代相陳騫，從車千乘，……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游俠論）。如此演變，所以近之有諸王之叛，遠之有七國之亂，這固多由王侯野心勃發，賓客游士，居間離間，也是一大原因；而且放任的結果，社會陷於貧富不均，游俠爭致賓客，商賈爭奇奴隸，致有「公家之患，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的惡果；據嚴耕道就是曹錕制濫論，史公酷吏傳著筆的張本。

在諸家各競爭長之時，儒家却鬱不得志，雖叔孫通為漢天子定下嚴尊卑的朝儀，儒家學說並不為時所輕重；黃老固是當前大敵，墨家別緒「游俠，如宋家邱解之流，也盛為時所崇拜；法家當權，大斥「儒以文亂法」，鹽鐵論就是儒法相爭的一大公案。有漢以來七十年，儒家自思以易天下之心，並未曾經實現。下面文字記儒家思想鬥爭的情況最明白，就是：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儒生），然文本好刑名之賞；及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史記儒林傳）

上面是儒家政治發展的概況。漢代政局，自道法輪換作治，初則流於放任，後則陷於苛刻，一弛一張，流弊滋多，致有「一郡一國，亡應書者」的現象；於是振興教化，改良風俗，實成社會共同要求；如此則政治改革，就舍儒家莫屬了。這就是武帝表章六經意義之所在。

漢武初年，儒家政治地位，仍異常艱屯；趙主王賊，雖明儒術，但竇太后一怒，就要縮減決死，嬰紛罷職，仲公亦以疾免，這是儒家當頭一棒；武帝雖推崇六藝，醇心禮樂，但深染文學的浪漫色彩，好大喜功，實與儒家「禮以節人，樂以發和」的恭儉主張相左，司馬談之不得與從封禪泰山，即是顯證；所以通考上說：

「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古，當時文學布在州郡，備置部，故考選用之爲學官，而復補率更及郡國備員，意深可知」。

漢代儒家政治進取，雖屬困難，可是後來產生兩位大師——董仲舒公孫弘，終難離倫，使儒家得到優越地位；於是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申韓蘇張之言，歸於消滅，博士官也非治孔子之術者莫屬了。

儒家得到如此機會，應該可以揚眉吐氣，實施禮樂教化，「距楊墨，放淫辭」了；然而實際政治上，儒士勢力還很脆弱，雖非如前日者以俳優，列同侪儒；然較之「不學無術」的貴戚，或「出身行伍」的武臣，實大有遜色。「鹽鐵論富者爲吏」，是財政界的情形；司法界則多刀筆之吏；郎吏的補選，仍以仕宦，貨選，軍功，奇才異能爲多；博士弟子，考試及第，才能「補文學掌故事，其高者爲郎中」的專職。顧澗潮有段敘述，說明當時官吏出身最明白；他說：

「李少君以却老用，梁大以神仙用，文成以致鬼用，衛霍以徵伐用，卜式以輪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武文用，張騫以遠使用」（**漢王綱鑑西漢雜論**）

由此可知儒生不是當時官吏的主要來源；所以董仲舒公孫弘雖得志一時，都是謀議將事，免貽人以口實。董子晚年「去位歸居，終不開家產業，修學著書爲事」；公孫弘位極三公，拜相封侯，然終「布被自奉，食不重味」；如此兢兢業業的目的，就在得君；武帝所以能爲中國史上文治聖君，也就在能推行儒家理想政治——禮樂教化。

表章六經，罷黜百家，通常以爲武帝的目的在利用儒術，勵行專制政治，這是皮相的看法；實則表章六經的動機，在推行禮樂政治，在復古更化，在革除異端邪說，亦如始皇焚書，僅爲思想問題，博士官問題。戰國以來，學術分爲詩書六藝與諸子百家語，前者包括政治歷史文化等，就是傳統的貴族學；後者包含九流十家旁門雜技，不尊歷史的傳統，即所謂「近古之學」，也即是新興的民間學；始皇焚書以後，博士官多習「近古之學」（即百家語），六經雖未盡焚，講習者殊少；社會最流

行的是星相術，陰陽學，求仙煉丹之類；此與孔子所引詩云有歷史根據者相反；武帝即位，要振興教化，推行禮樂政治的道路，就要表章六經；唯是百家之語，未曾予以分別揀剔，一概罷黜，連儒家也在其內（孟子博士廢止，即其明證），正如李斯維新運動，將詩書百家語，一例禁絕的政策一致，實在是矯枉過正，失之偏頗；所以後來學者欲增立博士於大學，都不自創新學，非附於六經的臭味不可，這就是漢代有經師而無儒者，有訓詁而無發明的原因；漢代儒經的產生，這也算其因之一（始皇焚書，古籍無，是主要原因）；這都是受人指摘的處所。

但是中國政治，自漢武表章六經，設置博士弟子，學校制度，賴以振興，設立明經射策諸科，考試法規，因以形成；才智之士，出於途，封君、武臣、商人、刑吏的政治機構，漸變爲士人政府；「經明行修」，成爲士林進退的準則；禮樂教化，浸漬社會，使風醇俗美，實是儒家名教的功德，此在東漢社會，尤其顯著。中國之不流爲「商人政府」，或「軍閥政治」，實爲表章六經的良效，這點應向武帝致無上敬禮。至於說一般士人都以讀書爲干祿的工具，致使中國生產技術不進步，學術無發展，政治走循環，爲表章六經的後果；這實有未當，這如抱怨李斯焚書使中國科學落後一樣，毫無根據；中國政治，由三公九卿制變爲三省六部制，是漢以後的創作；佛學、玄學、理學，不是漢代的經學；造紙、火藥、印刷、植棉是武帝以後所發明，凡此皆爲史實的反證，我們要求諸實際，要細察根柢，「別黑而定一尊」，終是「政教合一」的前提，是「書同文，行同倫」的必要條件。

總之，焚書與表章六經，是中國史上兩大思想問題，如果說前者是中國的「耶教獨尊」後者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若稱前者爲維新運動，後者即是復古運動；各有各的價值，各有各的影響，維新與復古底蘊，復古也未完全似古；中國思想有變化，中國歷史也有進步；我們要細考這兩運動的內幕，未可全憑意氣來非薄。



(上) 小巫見大巫



(下) 飲 鴆 止 渴

奴才

謝文炳

「北平陷落之後，那城內混亂的情形，或者只有八國聯軍之役可以比擬。固然這中間也有幾次——譬如奉直之戰，張勳的復辟——人心極感不安，但只是不安而已，決沒有敢釋放棄了書本，領導學生向西山裏走，往後就配合着退下來的軍隊，和敵人打游擊戰。決沒有成手成羣的男女，不怕自顧夜裏，風雨吹淋，沿着平漢路，象得向保定移行。至於由北平去天津的路上，那逃難的人，壓壓攘攘，可以多得空前。汽車人力車不提了，甚至於板車驢車也有用以來搬運家運命的。」

初上來，北平路的春車，絕對沒有一般中國人坐的分。往後北平城內的天序逐漸恢復，這才偶爾有一兩掛三等車，算是皇軍的恩典，專門駕票給中國人。在過去，一向是坐頭二等，有身分的大物，這時候就不得不屈就了。

但坐火車去天津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首先，在你進車站買票之前，你自己本人，你隨身帶的行李，要經過一番嚴格的搜查。萬一他們認為你犯了什麼嫌疑，你不僅買不到票，你

還會被扣留起來，十天八天脫不了身。縱然你買着了票，上了車，而車也開了，沒有誰能担保路上不出事端。在每一個車站，你都有被趕下車的可能。就說是一路平安吧，到了天津，出站時，你還有最後的，也就是最難的，一個關頭。他們百般地搜查你，盤問你，像對付盜賊一樣，你的態度，你的言語，甚至於你的服裝，你的頭髮樣式，稍一不如他們的意思，你被扣留起來是毫無疑問的。那以後，你也許就坐無名的監牢，你也許就被他們結束了你的性命，完事。

儘管有這許多危險，只要一有車子，買票的人仍然非常踴躍。大家存這種心理，與其果在北平，隨時提心吊膽的怕大禍臨頭，倒不如冒這一次險，冒過去了，一踏進天津的租界，一切就有保障了。

大約在北平陷落後兩個星期吧，一天下午十點左右，有一通客車，由前門北平路踏踏走了。除開爲日本軍人豫備的頭二等車箱之外，那車頭後面也有一掛三等車箱。這裏邊的幾乎

詩與詞

民國三十五年雙十節紀念

碧空無水無波，節逢雙十事多，
三十七年來新締造，中華兒女共謳歌，
歌聲起處風雷激，捷報傳來戰雲滾滾來，
昨日傳傳湘北捷，渝城盛會激宵開，
橫陳機械知多少，鋼鐵金銀分大小，
誰說中國無能人？匠心不讓公輸巧！
三桓六市國旗飄，遊遍寰球與正德，
捷報又傳宜昌復，萬人空巷鳴鑼，
且喜今朝敵寇退，還將好音千里播，
歡舞却疑過新年，竟惟父老齊相賀，
「南國風光今在否？棠陰桃李幾邊柳，
青春作伴好還鄉，自有好歌須續酒！」
君不見：漢唐雄圖難如虎，中華民族不可侮！
自是神明贊帝胄，百千萬載永爲生，
腰懸三尺龍騰揚，翼搏萬里奮鸞舉！
殺雞胡兒九州同，中華中華萬古古！

過巫山值雨

王季車

江流曲折石垂垂，疑是天橋路未通，
山勢奔騰風颯颯，潮頭壁立水洶洶，
雲寒迢遞三千里，雨暗迷途十一峯，
神女自憐春意滿，故教雲霧障蒼容。

完全是爲了圖安而冒險去天津租界的中國人。人多，車短，非常擁擠，連窗口上，車門的過道裏都是人；這看去，不像是人坐車，而像是人擁着車箱在奔跑。在乎素，如果是這樣擁擠，就會因爲計較個人的方便發生許多事端。至少一路的嘈雜是難免的。但日前這車箱內却非常靜然，甚至於可以說很嚴肅。沒有那一副面孔上有一點笑容，也沒有那一張嘴敢向左右的人寒暄什麼。原來熟識的人，彼此眼脈一望，點一個頭，就表現着無限的沉痛，無限的今昔之感。

車到了月台，剛一停下，就有一隊武裝的日本兵士開進了站。接着，站長領着車警，匆匆忙忙地走到三等車邊來，一看情形，無法可以上車，便在外面大聲喊着：

「喂，請你們三等車上的人都下來。」怕有人還聽不着，又複一句：「請你們都下來呀！」

大膽的就問：「爲什麼？」

「爲什麼！這年頭兒管你爲什麼嗎？喊你們下來就下來，總有原因的。」站長有些不耐煩了。

「有原因就請你說明白吧。」

「有什麼好說的？誰那邊不是人家皇軍？我不過是奉命令，老實講，誰也是中國人，誰情願欺侮自己的同胞？都是逼得無法啊！」

「你是中國人，怎麼戴日本的軍帽？」

「廢話！你能够不戴嗎？快下來！要不然，某一會出了什麼亂子我不負責任。」

大家瞠眼相望。有什麼辦法哩？一點沒有。於是十個一個垂頭喪氣地，憤憤忿恨，懷着恥辱，走下車來，聚在月台上。還沒有亡國，他們已身受亡國的痛苦了。

看車箱是空了，站長還不甘心，他帶着站警走上車去，豫先巡查一道。不料就在車箱左方角落發現了一個老年人，個個一備五六歲的孩子，端端正正的，在那兒坐着，像無事地。老年人大約有七十多歲，頭髮全白，臉色健紅，那面部一股正氣，令人想到，這在當年一定是一個剛毅不屈的人物。

站長走到他的面前，城上聲：「喂，你這個人老老生，怎樣不下去？」

「我幹麼要下去？我買了票，我就有權利坐車。」

「你有權利，人家皇軍更有權利。快下去吧，別攔嘴了！」

「我決不下去。」

「你不下去，他們皇軍就要上來了。」

老年人持着鬚鬚，靜自如地說：「皇軍又怎麼樣？哼，他們的威風，我在四十幾年前就見過，嚇得着我嗎？他們上來他們的，於我無關。」

「嘿！於你無關，於我可有關。」

「於你——有什麼關係？據我看，你把皇

武侯祠

百尺濃陰古廟前，浩然如見氣參天，出師兩表遺陳豎，定鼎三分化暮烟，幾樹斜陽穿徑外，一溪流水繞城邊，中原奕沛今猶昔，何事先生抱膝眠。

工部草堂

鏡裏修竹繞圍牆，中有崇祠祀杜唐，使節兩川開幕府，心香一瓣祝詩王，衣冠拜罷索遺思，杖履尋來剩渺茫，我自邇公千載後，憂時還是舊愁腸。

薛井即景

繞堤楊柳銷烟靄，歌舞樓台儘昔華，池沼欄杆新咏句，枇杷門巷舊人家，磨碑細認亭前影，品茗初嘗雨後茶，風景不殊莊蝶夢，江流愁咽夕陽斜。

暑日重遊再登前韻

碧欄蓬荷帶晚霞，舊時台榭剩餘華，平分西蜀蓉城勝，曠說長安薛氏家，羅日榴花紅似火，綠竹涼水綠如茶，滄桑往事憑誰問，石壁題詩字半斜。

贈登格詩翁

尋得幽居且息塵，空門桃李和陽春，

軍再侍候得好點，還是只能够當一個小姑娘，只能够在同胞的背後發威風。嗚呼，我告訴你，奴才總是奴才，你飛不上去的。你應該知道，我們中國還沒有亡啊！」宛然是教訓後輩的語氣，個個字清楚，有力。

「哈，好說你不聽，你還要罵人，我就是奴才，你總管我不着。」姑長把牙齒一咬，手一揮，招呼車警：「把兩個人過來，拉他下去！」

兩個車警剛一走過去，老年人挺身一站，兩眼睜睜地向他們一瞪，他們遲疑着，除了姑長一眼，不敢就動手。就在這時候，所謂是軍警進來了，那領隊的軍官一眼看見這軍角的情形，走了過來，操着流利的華語，嚴厲地問姑長：「是怎麼一回事？」

情形是很緊張的。車窗外每一個中國人的眼光，車箱內每一個皇軍的眼光，都注射在姑長的身上。他向那日本軍官一鞠躬：

「野村長官，我正要到向憲稟明——」

「稟明什麼？快說！」

姑長的眼光落在老年人和小孩的身上，停留了一霎，然後，出乎當那些中國人意料之外地，他給野村長官講了這一段話：

「我正要到向憲稟明，可否讓這個老年人和他的孫兒坐這一個車。他們是怪可憐的。這孩子的父母，彼此感情不和，分居了。爹住在北平，媽媽住在天津，現在他媽媽病得

狠厲害，定要不看兒子，而他爸爸又不願意送他去。於是這孫兒就落在他祖父這老年人的身上了。他適才懇求我，讓我在野村長官面前替他和他的孫兒講講情。他說，他知道皇軍一向是很寬大的，尤其是對於老年人和孫子。」

老年人再也忍不住了：「呢——我——並沒有——」

姑長向他一吼，忙截斷他道：「你不必說了，還說什麼？」又睜着眼睛他一眼，似乎說：「你不懂事！」

緊接着，野村長官一聲冷笑：「哈哈，原來如此！」眉毛一緊，突然臉一個兇相，斥罵姑長道：「混賬東西！你當皇軍的姑長，你就該聽命令！那怕是一個皇軍要坐車，你也得叫你們支那人全下去。請人情，賣你姑長的面子！你是什麼東西？忘八蛋！賣面子的話，老子不會費嗎？用得着你們來講？」伸手一個耳光打上了姑長的臉，「滾滾滾出去，奴才東西！」

「是，野村長官，我奉命令。」

姑長向野村一鞠躬，在幾個車警，狼狽不堪地下去了。隨後，他吹哨子一吹，車子也就開了。

車子開走之後，就有人來請求姑長，替他們設法。

姑長摸一摸自己的臉，怪感慨地說：「替你們設法！我有什麼不肯？只要說得動皇軍。」

時常杜老詩讀，不作悲天憐世人。

春思

輕風拂面不侵塵，草滿滄洲翠滿春。
江漢此時烟景好，長堤柳戲浣紗人。

冬居

江村茅屋吐芳華，滿院梅花雪裏春。
流水似愁獨道遠，遲遲東去伴離人。

秋思

拚將生死算封侯，滿地干戈幾度秋；
曾記去年今夜雨，長江南岸繫孤舟。

遊南山書感

夏邦和

秋意滿南山，忙裏且偷閑，裏糞築同道，
策杖作遊仙，路隨山澗遠，修篁映清泉，
行行行不得，相學白雲邊，臥聽泉水流，
仰視鳥翻翩，山河擬錦綉，瓜豆連陌阡，
楓林嘯山風，闌闌飄晚烟，滿月悠然起，
清光照前川，嗟我常碌碌，坎坷自年年，
流移幾惡暑，故鄉路幾千，南顧復北顧，
太息世路難，安得常明月，慰我旅艱艱！

題畫

晨霧繞荒山，曉煙迷野渚；
風吹送遠帆，鴻雁迎行旅。

我就不再換幾個耳光，也不在乎。哼，我知道，你們還不是和適才車上那老頭兒一樣，在心裏罵我是奴才！好，我就是奴才吧。他媽的，不是吹，要不是得虧奴才機警，今天那老頭兒

中秋節

不要被他打得死去活來給推下車嗎？他不得了天津？」
然後，他把頭一擡，邁着步武，向着站長室走去。

廖可兌

我的老家是在離武昌城三十里的一處大村莊裏，北面瀟長江，南面接近貫串鄂豫閩三省的交通線，交通雖極發達，民風並不因此而開通。那武昌首義的鄉紳先烈們，大概當初只注意推翻滿清，而忽視了革新本鄉風俗的任務。或許他們主張民以古風是尚，用不着革新。有些在城裏住學堂的学生，暑假期間回到鄉下來，看見左右鄰人面目黧黑，語言粗莽，走過去

了年，有端午，端午不吃肉，這可算中秋。事實上中秋也確是一個吃肉的好時節。這時候天氣溫暖，秋收告成，麥稻之盛，裝滿了倉庫，許多中國洋貨辦下鄉來購買土產運往武漢去製造食品，什麼餅乾、麵包、糖菓、鄉下人既然不大吃，把物價抬高一點出售也不妨事。洋貨辦想洋人有的是錢，貴買貴賣，並不吃虧，只要老百姓多喊他們幾聲「西裝老爺」，便也樂得高價收買，那裏像現在抬高物價向些西裝教授們索錢這般人們，寫三五角錢的青菜蘿蔔，爭個滿頭大汗，口沫都說乾了，還是不肯讓價的呢？土產稍稍賣了一些，滿口袋都是錢，大家上街去稱魚買肉，回到家裏，配着自製的黃酒，父母兄弟飽吃一餐。晚來玉兔東昇，一家人把做過了人情的月餅擺在桌上，向月神行禮如儀，然得平均分食，真有說不出的快樂！有些人以為鄉下人的貧愁一經滿足，什麼事也都解決了，其實倒不盡然，我們在這時候常可聽到「中秋一夜飽，不如新年三日閒」的感

塞下曲

溫天

千山野燒草驚風，白馬騰嘶士引弓，十萬旌旗同人塞，將軍昨夜奏軍戎。

秋夜

蕭蕭楓樹晚風收，冷露侵階月映樓，往事不堪回首憶，羅衣憔悴幾時秋。

山行野景

數峯環抱斷雲遮，東望江城有暮鴉，野寺鐘聲催曉色，滿天秋思落空囊。

中秋月下口占

月度雲羅淡復明，流枝涼露玉晶瑩，碧霞黃栗村村意，桂餅蓮羹戶戶情，東望關城增慷慨，南來寇盜失縱橫，良時敢自嗟離索，四鼓從容遠帝京。

山居

暗霧寒風日，微陽未雨初，
夢醒人懸枕，門歇鳥依窠，
蕉色潤涼綠，嵐光浮澹虛，
愁來襟繡惡，半晌靜中除。

鷓鴣天

羅因

淪落天涯歲月長，每教明月笑人忙，連年奔走無成事，常把他鄉作故鄉，雲密密，水茫茫，幾回飛夢繞橫塘，橫塘細柳應依舊，不向胡兒弄舊妝。

嘆。足見鄉下人認爲「息」比「食」更重要些。漢代孝文光武諸帝寫政，不使民勞，大概他們在民間時也會聽過這類的話。古時伊尹棄商周孔子齊政，莫不以惜民力爲主，一旦見用於世，政治即告清平，欲振効國家的人們，來過幾天鄉村生活，我想即令不是必要，總不會沒有好處吧。

我幼時最喜歡吃麵食，中秋當然是極其歡迎的節氣，因爲此時有著名的土產「葛店月餅」可吃。這種月餅在武漢當屆的朋友或許嘗試過，味道的確不錯。我從十歲到十二歲三年中，在外公家裏念書，外公人家是一位剛毅正直的老秀才，熱心公益，頗受里人的愛戴，到了八月中秋，很多人贈送他的月餅，這一個月當中，我每天都有吃的，必要時還得隨手帶幾塊走，有一次外公發覺了，便笑道：「白清山的油鹽井，只准吃，不准囤」。這幾句神話，是我們鄉下最流傳的。據說白清山原有一座油鹽井，專供僧侶之用，每天吃好多取好多，可以享用無窮，後來因爲他們連吃帶匿，天神就將這座井變枯竭了。我當時年紀很小，還不能十分瞭解這神話的意思，隨着年齡的增加，知識的進步，才漸悟這神話的深遠道理。我們可以見到一個國家的敗亡，往往是由於這「匪」字在作祟。前年我在一個稅務機關供職，上峯來了一「如有匪報等情……」的命令，同事們視若具文，一笑置之，我在旁邊聯想到白清山的

神話，就有點駭異，恐懼，消極，以至於辭職不幹。

幾年來萍蹤靡定，席不暇暖，好像尼父當年周遊列國的情形，所不同者，他是行道，我是謀食。生在亂世，行道固然不易，謀食也不簡單，結果殊途同歸，都是落個空跑而已。在長途跋涉的人，不說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就是一日三餐飯，也使人够忙了，什麼中秋佳節，簡直是不吉利的忌辰，比較好的日子，已而童年時代去遠了，它毫不留戀，好像埋

欣賞與判斷

這裏所謂的欣賞並不是指藝術品的鑑賞，物質的享樂，精神的舒暢以及對於自然美景的讚歎，而是指一種觀察事物的方法和態度。

欣賞往往會被認爲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法，其實就欣賞本身的意義和價值看來，不但足以打破這種固執的見解，而且使我們深信正確的欣賞態度是研究事物真像的必要條件，在狂瀾巨風之中有安定不動的核心，急旋旋轉的輪軸也有靜止的中心，欣賞能造成寧靜明晰的心靈培養判斷時投有利於判斷的力量，「吹皺一池春水」在詩境上的美確是無以復加，然而這動盪的水面只能映出模糊的景物，唯有在風平浪靜的水面上，才能映出最清晰的景物。

想我辜負了它的盛意似的。在平時這一些事情都可以不想，憑地球往返於太空之間，雲霧裏里，跌宕詩文，雖不說樂以忘憂，也可以減除鬱悶。到了中秋節，這裏的鄉下人照例擠擠來到城裏稱魚買肉，和我們這裏的情形並無二致，觸景生情，心裏像火炭亂穿，恨不能插翅還鄉，領略中秋佳節的風味，這時候我見了許多同一命運的流浪朋友，在街上高談着過中秋，彷彿替人家湊熱鬧，的確有點厭惡，覺得他們可憐又可笑。中秋節，於樂山。

范樂善

這裏所謂的欣賞當然也不是指文學的欣賞，不過文學是一種思想的結晶是人類觀察的軌迹，我們或許可以用來舉例。

有人說希臘時代的文學有一種超時間性的特徵，因爲無論是詩歌、戲劇、散文各方面都顯示出不可磨滅的印記，對於人類心靈的描寫細膩入微，對於真理的觀察深刻透澈，荷馬的《荷馬詩》十八世紀的哥德和現代負有國際聲名的希臘文學專家歌爾斯（G. Goettling）曾說：「希臘文學同樣感覺生動有趣，一個研究希臘思想和教育制度的人決不能忽視柏拉圖名譽與精神（柏拉圖）的價值，被但丁奉爲學者之師的亞里斯多德在今日仍受學者的崇敬，西俄夫拉斯塔斯

(Theophrastus)對於人類心理的分析，在今日機械的時代同樣可以應用，他根據三十五年觀察的結果把人的性格分成三十種型式，詳記在他的「品性論」(Character)中，這種精深透闢的觀察記錄不斷地被人引用，英國的霍爾(Hall)、奈勒(Noller)、布累同(Braton)法國的布律耶爾(Bruyere)、伏夫那格(Varenniere)都仿效他的作風。

希臘的思想超於時間的限制，希臘的文學具有新穎的風格，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為希臘人目光敏銳對於未知的事物加以賞玩的態度從不遽然加以判斷，「而以爲什麼？」「是怎樣？」的問題來反問自己，這就是欣賞的態度也就是哲學家的態度，羅馬初年的君王奧利略(Marcus Aurelius)根據他所受的希臘教育，曾寫過許多關於希臘思想的文章，在論「思想」一文中他說：

「在人類的生活中心，時間只佔有點的地位，物質是周轉流變的，知覺顯得很遲鈍，身體不過是腐蝕的物體，靈魂是一種混亂的急旋，命運和前途是不可察知的，名利在判斷的面前是空無所有，總之，屬於物質的東西是像一股流水，屬於靈魂的東西是一場夢境和幻想，生活是一種鬥爭，是旅客的寄寓，名利的追逐是徒然的，如此說來究竟有什麼東西足以支持人類的行爲呢？有一件，也就是唯一的一件，那就是哲學思想」註一。

唯有這客觀的欣賞的態度，哲學家的態度才造成了人類文化史上永遠燦爛的一頁。

每逢我們讀到陶淵明詩人陶潛的佳句「結廬在人間，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不能不有一種脫俗的超然氣概，擺脫狹隘的生活樊籠，這是一種心境的欣賞，使人處在世俗的樊籠中還保持內心的純潔，不過還有更積極的欣賞可以超越偏見增加判斷的準確性，這種欣賞不妨稱爲建設性的欣賞。

建設性的欣賞應用到事物可以避免由偶然機會所造成的錯誤判斷，應用到自己可以審察出自己推理的過程和應付世事的方法，有時候還是痛苦和失敗中的慰藉，因爲倘使遭逢厄運困苦，彷彿歧路苦于欣賞自己的人必會解脫苦悶的束縛，以欣賞的態度來問自己「看你怎樣應付？」「看你怎樣渡過難關？」「誤入迷途未必一定是致命的打擊，因爲唯有在迷途中才能發現真理，讀過亞里士多德的短笛(The White)註二。便相信由一件極小的事件上也體察出微妙精湛的道理，富蘭克林幼年一時的興奮，用過份的代價買了一枝短笛受了家人的嘲笑，結果悟出人的生活許多時候都是付價過高，損失太大，他以此爲學生教訓，日後的成就不能說與這隻短笛完全無關，最根本的知識只有從痛苦的經驗中獲得，最優越的性格只能

由在生活的失敗和成功中鑄成。

在欣賞能力喪失的時候——那就是心境鬱結，意氣頹廢的時候一個人必須斷定決定任何主要的事，在煩惱涉亂，憤怒激發的時候最好是不管，內心喪失了平衡行動必會顛倒失常，建設性的欣賞雖不是唯一的觀察方法，但是在判斷之先不能不有欣賞時所帶的心境，一個具有強毅決斷性的人從來不受偶然衝動的支配，從來不把自己處在優柔寡斷的境地，卻常有時似乎是躊躇而不決，但是那正是他處在建設性欣賞的階段，因爲即使是躊躇不決然而在他的態度之中必有很明確的暗示，使你相信他不致於久久延宕的。

最後再舉一個例，談談欣賞自己，據說(註三)美國有一家商辦的廣播公司曾經設置了一間最新式的廣播室，正當要向全世界廣播的時候跑來了一匹狗，這匹不知趣的狗竟對着播音筒高吠了一聲，立刻音波傳播到全世界的角落裏，廣播室裏也有一片迴音，這匹狗似乎很欣賞自己的吠聲又連聲地高吠了幾聲，完成守試播的前奏，這種大煞風景的欣賞，不難使我們想到在平常生活中我們往往但憑自己的偏愛，這是一時的快意，說了許多多餘的話作了許多無益的舉動，忽略了欣賞自己所引起的旁人的不快，至於建設的欣賞卻不是個人的事業是看最

一種力量使我們看出每一件事物的美妙動人之處。認識真正的價值而下最正確的判斷。

感情的激動，熱情的奔放，爭辯的技巧，

美麗的辭藻也許可以悅人耳目於一時，但是最後的判斷仍然屬於冷靜的觀察者，在判斷中，

除了對於對象有廣博精深的知識和堅強不移的

毅力以外，積極的建設性的欣賞是必不可少的

註一：J. Marivaux *AvReleve* (A.D. 21-12

○) 此段摘譯自他的 (Theophrastus) 一文

註二：短篇的故事載在富蘭克林的書信中

· 詳見 A. Leiker *Two Madams Brillion* W. Rikin

In *Passy* November 10, 1779

註三：見 *The Reasonator* Living Page 14.

多餘的話

編者

「理想與現實」一文，是武大政治系主任劉迺誠先生寫的。劉先生現正從事某種鉅著，不久有新書和讀者見面。

胡秋原先生已在本刊寫過多次文章，「論自信」確是青年朋友的一副興奮劑。

王雲程先生已在本刊寫過多次文章，「邱吉爾的智叢」，當然是我們所希望知道的一篇傳記。

江鐸先生是前朝大邊疆系的教授，現在銅梁軍官分校擔任政治教育，「保衛大西南的邊疆」正是針對暴日南進而寫的。

謝文炳先生是前川大的教授，現在武大外

國文學系擔任教授，讀了他的「奴才」就可知道謝先生是何情適個教授的作風的。

樂始皇焚書，是功是罪？對於中國學術發生什麼影響，論者不一。陳先生是專攻歷史的「秦始皇焚書問題」，是他最有研究的一篇文章。

廖可兌先生的「中秋節」，充分表現故國沈思，筆鋒帶有無限感情，讀者定表同情，我們希望明年月圓人亦圓。

「欣賞與判斷」，是小品而兼論文性質的文章，為本刊文藝欄別樹一幟，我們還希望范先生抽出時間，多寫幾篇論文來，就更好了。

本期詩與詞一欄，承范燕潔、王季寧、廖可兌、正翼、夏邦和、蟲天、舒子諸先生紛紛惠稿，陣容為之一新，還望愛好詩詞的朋友們繼續增援，展開春秋的「冬雪攻勢」。

協記 大來化學製膜廠出品

黑貓皂

明珠皂

總發行所重慶中正路三八七號

本 刊 第 二 卷 第 五 期 目 錄

春 秋 論 壇

國慶紀念獻辭

玄一

湘北大捷感言

玄一

莫學張伯倫

天佑

德蘇之戰的面面觀

王下樓

論美日會談

李建明

新加坡——在遠東的堡壘(特譯)

丁德純

東北問題與歐戰

劉玄一

大學生畢業以後

尹培真

樂西公路與西康前途

范燦著

偷青節

錢歌川

嶼嶼紀遊

殷勤

鬼混

廖可兌

藝 文

春 秋 月 刊

第二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劉 玄 一

發行者 春 秋 社

社 址 重慶中正路三八六號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本 期 售 價 每 冊 四 角

稿 約

- (一) 本刊文稿，除特約專家撰著外，歡迎各類外稿。
- (二) 來稿須用格紙繕寫清楚，並須標註稿號，及原稿名稱，以便存查。譯稿，須附原文，或註明譯出處。
- (三) 來稿三千字左右為限。未刊稿之稿，請註明郵寄費外，概不退還。
- (四) 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者須先聲明。
- (五) 來稿經本刊採錄後，每千字致酬十五元，或酌量加刊。
- (六) 來稿經本刊採錄後，其著作權歸本刊所有。
- (七) 來稿寄重慶中正路三八六號春秋社編輯部。